

讲述

在告别之时见证生命的意义

○ 潘贺/口述 郑锋龙/整理

在径山,有一片静谧而庄重的地方,那是我工作的地方,也是我与逝者家属一起回忆和告别的地方。

我叫潘贺,长春人,是一名00后殡葬礼仪师。虽然年纪轻,但我见证了许多家庭的悲欢离合。

五年前,我高考落榜,在老师的建议下,选择了殡葬这个冷门行业。我最初学的是陵园设计与管理专业,后来发现自己更擅长与人打交道,于是转专业到殡葬服务的陵园祭奠。

毕业后,我通过校招来到杭州径山竹茶园,开启了我的殡葬司仪生涯。

常说“入土为安”,这个环节对逝者家属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在竹茶园工作的两年时间,我主持了近千场告别仪式。让我印象最深的,是刚转正不久的一场追思告别仪式。

逝者是一位研究天体物理的学者,在海外不幸离世,其家人辗转将其骨灰带回国内。追悼会上,家属代表和逝者同学的发言,让我深深感受到逝者的生命印记。那些他与妻子共度的美好时光,那些他与学生探讨学术、解答人生困惑的温馨片段,仿佛在我眼前徐徐展开。现场的亲朋好友,也无不被这些深情回忆所打动,泪水不禁在眼眶中打转。

当仪式进入抚摸灵盒环节,逝者的母亲眼中满含泪水,悲痛欲绝,紧紧抱着灵盒不肯松开。那一刻,我明白了“白发人送黑发人”的无奈与心酸,哪位母亲愿意送走深爱的孩子啊?



为了能让仪式顺利进行,我轻轻走到逝者母亲的身边,轻声道:“阿姨,请您节哀。您的泪水是对逝者的深深眷恋,但如果滴在灵盒上,亲人或许无法安心上路。”

听到这番话,老人用衣袖小心翼翼地擦拭灵盒,之后慢慢挪开。那一刻,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,泪水悄然滑落。

主持完这场仪式后,领导找我谈话,问我是不是在主持仪式上哭了。我说是的,无论谁置身在这样的场景都会如此吧?领导没有多

说什么。那时,我还不明白该怎样调整情绪,直到主持一个年轻女孩的葬礼。

葬礼上,逝者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生命的无常:“晚上我给丫丫做饭,她边吃边说‘妈妈做饭太好吃了,我爱妈妈’。凌晨的时候,我就接到她爸爸的电话,丫丫走了。”

这一次,我也流下了眼泪。不过,当我看到台下一双双哭红的眼睛望向我时,我知道自己不能沉溺于悲伤之中。作为仪式的主持者,我有责任将这场葬礼进行下去,给逝者一个庄

重的告别,也给在场的亲友一个心灵的慰藉。

于是,我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,深呼吸,平复内心的波澜。我尽量用平缓而有力的语调继续我的发言,让每一个字都充满力量。音箱里传出我稳定而有力的声音,仿佛给整个葬礼现场注入一股暖流。我知道,我的表现是对逝者最好的尊重,也是对在场亲友最大的安慰。

从事司仪这份工作,我见证了许多生离死别——

我见到只有五六岁的孩子在爸爸的葬礼上格外懂事,哭着把自己折的折纸递到墓前,还跟爸爸说:“我会照顾妈妈和哥哥的。”

我见到坚强了一辈子的爷爷,在老伴的葬礼上哭得像个孩子,吟唱她生前喜欢的诗歌。

如今,再主持这样的告别仪式,我仍然会与逝者家属共情,眼泪依然会在眼眶中打转。不过现在,我已经能够做到开口时保持稳定发挥,拿出有温度的服务,让逝者有尊严地离去,也让生者得到继续前进的勇气和治愈的力量。

我相信,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,每一次告别都应该被铭记。

有人说,人生有三件大事:出生、结婚和死亡。对我来说,面对死亡,我更懂活着的意义。在生与死之间,我见证了生命的伟大和脆弱。每一次主持仪式,都是我对生命的深刻思考,我更加珍惜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光,更加努力地工作生活,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内,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。

清明古韵中的缅怀与诗意

○ 葛 鑫

“清明”这两个字,仿佛天生就带着悠远、沉静而又略带忧郁的气质。它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,却又不只是一个节气。

每逢清明,人们无论身在何方,总会想尽办法回到祖先的坟前,献上一束花,燃上一炷香,再送上无尽的思念与祈愿。在此过程中,诗词的情感也得到了真挚的抒发。

唐代诗人杜牧的《清明》便是经典之作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这两句诗,几乎成了清明的代名词。想象一下,清明时节细雨绵绵,路上的行人或是匆匆赶路,或是前去扫墓,他们的心情又怎能不沉重、不伤怀呢?

唐代诗人宋之问在被放逐途中恰逢寒食节,其诗《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》则更多地表达个人的复杂情绪。“马上逢寒食,愁中属暮春。可怜江浦望,不见洛阳人。”简单却又不失深沉,诗句中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他心中滴落的眼泪,将在路途中的孤独、寂寞以及对家乡的思念都表达得入木三分。

如果说,前面的诗人更多的是表达个人的伤怀,那么元末诗人高启的《送陈秀才还沙上省墓》则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忧国忧民的大情怀。“满衣血泪与尘埃,乱后还乡亦可哀。风雨梨花寒食过,几家坟上子孙来?”战乱之后,诗人回乡看到的是满目疮痍和荒凉坟莹,几家坟上还有后来人祭拜呢?这不仅是诗人的哀思,更是对时代变迁、历史沧桑的深沉感慨。

然而,清明并不仅仅是一个伤怀的时节,它也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时节。

与这些伤怀的诗歌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那些描绘踏青、游春的欢快诗篇。

晚唐诗人温庭筠的《清明日》,就一首很有画意的诗作。“清娥画扇中,春树郁金红。出犯繁花露,归穿弱柳风。”诗中充满了对春天和生命的热爱,色彩鲜艳,生机勃勃。想象一下,清明时节万物复苏,清新的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生机勃勃的气息。人

们走出家门,踏青游春,那美丽的景色怎能不让人心情愉悦呢?

当然,清明时节的美好不仅体现在那些明亮的色彩和生机勃勃的气息上,还体现在那些含蓄又深沉的情感之中。

宋代诗人吴惟信的《苏堤清明即事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。“梨花风起正清明,游子寻春半出城。日暮笙歌收拾去,万株杨柳属流莺。”这几句诗虽没有直接描绘清明时节的景色,却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清明游春的欢乐,描绘了游人出游踏青的情景,笙歌处处,杨柳依依,好一幅生动的春游图。通过游子的寻春之行,让人感受到那种淡淡的却又非常真切的美好。

还有宋代诗人程颢的《郊行即事》,诗中借清明游春之际,劝人珍惜时光:“莫辞盏酒十分劝,只恐风花一片飞。况是清明好天气,不妨游衍莫忘归。”面对渐飘渐远的落花,诗人想到了时间的珍贵,提醒人们要抓住眼前的时光,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。

此外,还有一些诗句描绘了清明时节的民俗与风情。如:孟浩然的《清明即事》中的“帝里重清明,人心自愁思。车声上路合,柳色东城翠。”描绘了清明时节人们扫墓踏青的情景。而白居易的《清明夜》:“好风胧月清明夜,碧砌红轩刺史家。独绕回廊复复歇,遥听弦管暗看花。”则通过描写好风、胧月、碧砌、红轩等景象,烘托出清明之夜的清新与宁静。

除了上述诗句外,还有许多诗句也描绘了清明时节的美好与深沉,它们风格各异、情感不同,但都体现了国人对这个节日的独特情感与记忆。

又是一年清明节,我们此时正站在古人的肩膀上,感受着古诗词中无尽的思念与欢乐。让我们借诗人的一句话互勉:“况是清明好天气,不妨游衍莫忘归。”在这个充满诗意的节气,放下繁忙的工作和生活,用心去感受古诗词中的深情和韵味,去缅怀逝去的亲人,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。

清明思

○ 许士明

又是一年清明时,春风落日寄愁思。

总是回忆起小时候的清明节,在节前的某一天,母亲总会吩咐我和姐姐去竹地里割一些青青的蓬蒿头。

所谓蓬蒿头,是我们这里的土叫法,我们还把它美其名曰“青”,这个名字我认为比蓬蒿头的叫法更通透也更贴切。

看呀,三三两两地散落在竹林间,一簇一簇的,青青的,叶片上还密密地长着一层白白的细绒毛。从外形上看,我觉得跟秋天的小野菊竟有七八分相似,但我永远不会混淆跟青相似的植物,也许这就是农村孩子与土地间情感的天性使然吧!

一边割青,我的眼睛又不停地向远处扫视,寻觅着青,怕漏过最密的那一簇。就这样边走边割,有时也会发生意外——突然痛苦地大叫一声,原来是割破手了。

这时,姐姐会跑过来,一边大声指责我的毛手毛脚,一边熟练地从地上找到几朵青黑色的马兰头,把叶子摘下来,放在掌心再吐上一口唾沫,继而狠狠地揉搓几下,直到这团东西变成烂糊状,再轻轻地糊在我的伤口上,边糊还边念叨,至于她说了什么,我早已不记得了,只是手指割开的莫名恐惧和钻心的疼痛到现在还记忆犹新。

回到家,我委屈地把受伤的手指给母亲看,可换来的只是几句轻描淡写的宽慰以及与姐姐一模一样的念叨。顿时,我犹如霜打的茄子,一下子蔫巴了。如今,母亲早已离我而去,再想被她念叨几句,也已成为一种妄想。

青在母亲的手里,就不单是我眼中不起眼的东西了。只见母亲把青放在锅里煮烂,加上一些石灰就立刻变成一种神奇的“颜料”。

母亲拿出早已磨好的糯米粉,倒在一个木盆里,再加入用青煮出来的“颜料”反反复复地揉,直到把一大团白白的糯米粉揉成软硬适中的青面团。接着,母亲又把它揪成一个个小团子,包进些早已炒熟的咸菜、笋丁、

肉丁、豆干丁。

我在旁边认真地看着,闻着,馋着。母亲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,告诉我上锅蒸熟了才好吃,我这才快快地走开。

等到青团上锅蒸,我就再也舍不得离开灶头了,看着热气从锅盖边“突突”地吹着小水泡冒出来,那种特有的草木清香飘到鼻端,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终于起锅了,我正要伸手去拿青团。“还烫,不要动!”一声轻斥打断了我,只见母亲手里拿一把蒲扇,对着一帘盖青团轻轻地扇啊扇,香气顿时溢满整个老屋,也溢满了我的整个身、整颗心。

青团熟了,香香的豆腐块也煎好了。八仙桌早已摆在堂屋正中,母亲郑重其事地把平时舍不得吃的菜、水果,当然也包括我眼馋的青团子,都端端正正地放在八仙桌上。在桌子的东西北三边摆放三条长凳,在正南边放一只高凳,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放置,我没有问母亲,只是无端地觉得,母亲也不晓得。

两根蜡烛点燃了,三支清香点着了,母亲还不忘叮嘱我:千万不要碰桌子和凳子,更不要偷吃桌上的供品。母亲喊我坐在远离八仙桌的小凳上等着。时间长了,我就托着下巴,睁大眼睛看祖先们来宴餐,但直到眼睛模糊了,仍然一个也没见到。我感觉到母亲在哄骗我,但最终也不敢去动一动凳子,更不要说去偷吃青团了。

时间如红尘白发再不复还,往事也似浮光掠影,抓不住也抹不去。昨夜,偶然幽梦还乡,母亲焦灼相问:“阿明呀,老房子哩,我怎么找不到了?”是啊,村里的人都离开了,老房子也荒弃了,只有门前的老枇杷树软软立,我也永远回不去了!但母亲曾经和我说过的一句话,在某个梦醒时分却总是显得特别清晰。

夜深了,我走出室外,点起一根烟,母亲的脸色在淡淡的烟气中似乎正慢慢地变得越来越朦胧不可及,而她劳碌的身影却永恒清晰地烙印在我内心深处。



投稿邮箱

R01meilizhou@163.com